

法国历史长河小说



拿破仑 与女明星

〔法〕朱丽埃特·班佐尼 著

Marianne
Une étoile pour Napoléon
JULIETTE BENZONI
Edition J'ai lu
Paris 1975

责任编辑：刘福文
封面设计：张乙迪

拿破仑与女明星

〔法〕朱丽埃特·班佐尼 著

张成柱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88/16·插页1·字数195,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26,141—306,140

统一书号：10093·751

定价：2.20元

书 评

拿破仑·波拿巴是举世瞩目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1769—1821）象一场急风骤雨，猛烈袭击了欧洲这片古老的土地。他把法国的王公贵族打得七零八落，不少欧洲国家的封建君王们也都胆颤心惊，叩头纳降。而资产阶级的强劲东风则追随着拿破仑的马蹄，长驱直入，扫荡着欧洲封建末世的枯草腐叶。当然，封建统治者们是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对拿破仑恨得咬牙切齿，骂他是“吃人的妖魔”。他们组织、策划一次次暗杀拿破仑的阴谋勾当，有的贵族老爷居然悬赏购买拿破仑的头颅，不惜万贯家私。反动的神圣同盟终于形成了，全欧的封建势力共同对付拿破仑。滑铁卢一仗，拿破仑大军惨败，宣告了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生涯的终结。拿破仑虽然被囚禁在大西洋的海岛上（最后因癌症而死），但是拿破仑的影响和他的历史功绩是囚禁不住的。从他死后到现在已有一百六十多年了，拿破仑仍然活在各种各样的浩如烟海的书籍中。

《拿破仑与女明星》是一部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1809年隆冬到1810年初春，即拿破仑娶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丝的前夕。小说以流亡的玛丽亚娜和拿破仑的奇特爱情为线索，着力揭示拿破仑日常生活、工作以及对待爱情的态度。拿破仑生活俭朴，吃饭狼吞虎咽，十分钟就结束。在对待工作上，他有一句名言：“我是为了工作而出生，而造就的。”他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一天到晚工作，他为自己规定的所谓“工间活动”是散步或听听音乐。他甚至在半夜里有时也突然起身到办公室里工作。正

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庞大的帝国压在他一人的肩上，他不能不没黑没白地工作和操劳。

拿破仑对待爱情的态度是十足的个人利己主义和玩乐主义。在这一点上，他和一切封建帝王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由于法国的国情与我们不尽相同，因此法国国王和皇帝不能名正言顺地将众多的女子霸占在宫中，皇帝也得实行一夫一妻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搞婚外的所谓“情妇”。上行下效，法国男女关系的紊乱是举世闻名的，历代的王公贵族们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拿破仑在对待女性上是残忍的，因为约瑟芬没给他生孩子，他就断然将她休掉。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对著名的波兰瓦雷乌斯卡伯爵夫人进行了残酷虐待，“致使这女人死去活来，在她失去知觉时还奸污她，末了把她赶回波兰生孩子”。拿破仑对他将娶的奥国公主也完全没有爱情可言。这是一桩政治婚姻，是为了延续法奥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当时拿破仑刚把奥国战败不久，他为了巩固胜利，便打算用联姻的方式稳固下来。再者，法国人民在大革命中处死了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位王后正是拿破仑未婚妻的姑母。拿破仑要娶奥国公主，显然也是平息奥国对法国不满的一种手段。当然，更主要的一条原因就是生产庞大帝国的继承人。拿破仑毫不隐讳地说：“我需要一个为我生孩子的女人！管她丑不丑，只要能给我生壮儿子就行！”他甚至用士兵的粗野口气对最近的情人玛丽亚娜说，他要娶的不是什么公主，而是“一个女人的肚子”。显而易见，拿破仑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浪漫十足的资产阶级爱情至上主义者，也不是爱情理想主义者。他是个无情的享乐派。他曾对玛丽亚娜说：“你的声音象绝妙的鸟音，你的身子美得象仙女，我想享用这两者，而不管什么感情。”

拿破仑的性格是极其复杂的。小说女作者以细腻的女性感受

来体察历史生活，在忠于历史的大前提下，精心编织一幅幅最能反映拿破仑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的生活画面，从各个不同角度来揭示拿破仑的灵魂。如果我们只从这方面来评价该小说的得失，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这部作品比很多历史书和传记书对拿破仑揭示得更全面些，更具体些，更深刻些。拿破仑的军事才能和组织才能是世人皆知的。小说作者不想在她的书中画蛇添足，也就是说，她根本不去描写拿破仑所做出的惊天动地的事业——辉煌的战役，文武相结合的外交，庞大而有效的警察机构，改大省为小省，对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对资产阶级国家一整套政体的确立，行政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创立，以及《拿破仑法典》的颁布等等。作者要描写的是拿破仑的日常生活、爱情生活以及对各种不同人的态度。奇怪的是，这些却产生了惊心动魄的艺术魔力，仿佛使读者与拿破仑一起生活了多年，使拿破仑的音容笑貌活在了读者的心中。拿破仑精明强干，粗犷暴躁，专横傲慢，既冷酷无情又体恤将士，既严谨又散漫，既威严又天真，既不把女人放在心上又具有十足醋性等等，这些复杂性格和谐地联系在一起，使拿破仑成了立体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不可取代的人。就以拿破仑的精明来说吧，小说从塔莱朗给拿破仑送美人一事就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如果拿破仑是庸人，那么他就会为得到称心的美色而感激塔莱朗。可是拿破仑并不是这样，他对塔莱朗这个老贵族一直存有戒心，多次在背后骂塔莱朗是个狡猾的“老骗子”，骂塔莱朗的妻子是“老婊子”。拿破仑曾对玛丽亚娜说，他“一点也不信任那位亲爱的贝内旺亲王（即塔莱朗），我所爱的女人不能安置在他那里”。历史证明，拿破仑是完全正确的。后来这个塔莱朗积极搞复辟活动，路易十八就是在他的支持下返回法国的。此外，我们再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拿破仑的天真。有一天特里亚农下大雪，他竟要他的情人玛丽亚娜同他一起打雪仗。玛丽

亚娜面带难色：“可是，打雪仗是一般老百姓消磨时间的玩意，一个皇帝……”而拿破仑则说：“我并非时时刻刻都是皇帝，我最亲爱的。雪球是我的第一批弹药。我在布里耶纳上中学时打过的雪球很不少。你等着瞧，我在这方面棒极了！……”皇帝也是人。虽然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他们的性格和人性有这样或那样的扭曲，使他们产生变态的心理和独特的待人接物方式，但是他们作为人类的一员，有时会在短暂的时间内表现出某些程度不同的常人特征。目光锐利的作家们为了表现出真实人的真实性格，对这类极细小的生活细节是不会放过的。当然，任何性格特征都是抽象的概念，表现在各种不同人物身上会有千差万别的具体生动内容。打雪仗的具体细节安在拿破仑身上是合适的，因为他是行伍出身，是军事家，从小就爱踢腿动胳膊，不是那种安分守己的白面书生。作家在选取细节时，表面上好象信手拈来，实际上却是匠心独运。

既然《拿破仑与女明星》是历史小说，那么它就得基本上符合历史的真实，作家无权进行歪曲和捏造。本书作者正是遵循历史小说要“写实”的原则来巧妙编织故事的。作者首先将故事情节规定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内，甚至在日期上也不差分毫。书中出现的人物大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姓名、衣着、爱好、性格等等都和历史人趋于一致；社会地位和政治主张当然更是和史书记载完全相同。这里存在着两大难点：一是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和描述；二是要具有把历史死人写活的艺术本领。《拿破仑与女明星》的作者朱丽埃特·班佐尼是个专写历史小说的能手，是已故法国著名女作家柯莱特的好友，在写历史小说上颇有造诣。她的《拿破仑与女明星》等著作被译为几十种语言，用出版家的话来说，她的小说取得了“世界性的辉煌成就”。她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结合《拿破仑与女明星》的具体内容做一点粗

浅的分析。

首先，班佐尼在历史背景上做文章。大背景展现拿破仑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当皇帝已经有五年之久了，成了欧洲公认的凯撒。另一方面，反拿破仑的阴谋活动又在积极进行，一次又一次暗杀活动在追踪着拿破仑。再加上对西班牙的战争毫无进展，路易十七和路易十八在英国强敌的支持下正在伺机反扑；在宫廷内部既暗藏着塔莱朗之流的两面派、阴谋家和复辟狂，又有只知花天酒地、不知为拿破仑分忧的君王郡主们——拿破仑的兄弟姐妹。拿破仑帝国既强大，又危机四伏。在小背景上，小说写的是冬尽春初，是巴黎最寒冷的时期。天冷，人心也冷。拿破仑当时的年龄已近四十，膝下没有一男半女，他虽然不象平常人那样想到晚景凄凉，但已考虑到庞大帝国的继承人问题。一句话，他急于要儿子，他想让他的后代将来接替他的皇位。于是他断然抛弃约瑟芬，与奥国公主攀亲。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遇到的麻烦是跟随他作战多年的老兵们反对，私下叫他的外号“小平头”，说他不该休掉约瑟芬；尚且拥戴约瑟芬的还不仅仅是些老兵，还有屡建战功的元帅。拿破仑不得不考虑后果。再说法国人对奥地利的公主又没有好印象，安托瓦内特王后被推上断头台一事在法国人心中还没有淡漠，现在怎能已故王后的侄女迎来做法国的皇后呢？拿破仑又不得不思索民意。女作家就是将这样的历史背景毫不掩饰地托盘端出来，以便把拿破仑置于重重矛盾的焦点上。这样作起码有两种好处：一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让读者感到真实可信；二是便于刻画和显示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当然要作到这一点，作家得有本领，也就是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对历史宏观把握和描述的本领，丰富的历史知识、剖析事理的能力和归纳概括进而再现复杂事件主旨的能力，显然是作家

最基本的功力。

至于如何将历史人物写活的问题，这自然是小说成败关键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首先要弄清今人和古人的异同点。当然我们所说的人是社会人，是置身于具体历史时期，具有相应思想风貌、文化特征、礼仪特点，处处打有时代烙印的人。作家在写历史小说时，得处处留心，不能露出一丝破绽。班佐尼在她的这部小说中是很注意“历史”二字的。比如法国女性当时行屈膝礼、男性对女性吻手等等细小地方都不放过或犹疑。但是，仅注意到“历史”二字还是很不够的。剩下的问题就是把人物写活了。本书为了写活人物，并没运用很奇特的方法。除了我们上面已简单提到的将人物置于矛盾的焦点上外，还有就是从动态中写人，运用大量的白描手段，通过人物的言语行动、神态反应，来揭示人物的性格和心灵。女作家对小说中两个主要人物玛丽亚娜和拿破仑都是采用上述两种方法描绘的。我们抛开拿破仑，只谈玛丽亚娜。小说一开始，玛丽亚娜就由登场而进入了聚光灯的中心，福歇利用她，塔莱朗捉到她的把柄后反过来也要利用她，美国人要带走她，家庭教师要占有她，阴谋分子的黑马车跟踪着她。她就是在这样的聚焦点上一次又一次地以她的语言和行动“亮相”，把她那聪明、伶俐、诚恳、坦率、坚强和善于应付事变的性格特征反复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中的人物在一次次的较量中逐渐使自身的形象丰满起来，活跃起来。读者也越来越理解了小说人物，对书中人越来越关切起来。这样，作家和读者也逐渐通过一种展示小说人物性格的空间美达到了心灵上的默契。

不可讳言，这部小说也是有缺点的。在揭示拿破仑性格和心灵的描写中，有些地方显得太直太露，给读者留下的再创造余地不多。其次，小说的结尾部分情节安排得不够紧凑，作家捕捉到

的生动、准确细节不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典型性和艺术性，至少使人感到结尾部分没有前面写得那样出色。

译 者

一九八六年春于西安

目 录

书评.....	1
一、 晚上的来客.....	1
二、 布塔尔之夜.....	40
三、 黑暗中的骑士.....	71
四、 雄鹰和夜莺.....	97
五、 马尔宫.....	122
六、 一个昔日时髦女人.....	143
七、 里尔街的幽灵.....	167
八、 短暂的幸福.....	197
九、 时间倒转.....	231

一、晚上的来客

这是一月初的一个清冷上午。颇有勇气的小太阳将光束投射在屋顶的钟乳石上，投射在河沟中的薄冰上。空气凛烈，街两旁人行道上的行人鼻尖冻得红红的。

卢瓦街^①相当热闹。不过车辆不多，勒卢瓦裁缝店门前停着三辆大马车，隔壁的诺尔旅馆门前停着一辆出租马车。但是，小商贩们却十分开心。一个男人扬着脸，推着一车木柴走过来。在他不远的地方，一个披蓝色羊毛头巾的老妇背着一只大桶叫着：

“大李子干！大李子干！”街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位身穿红黄花朵纹长袍的漂亮姑娘正叫卖着炒栗子。她旁边有个磨刀人正在磨着一把刀，一个仆人心不在焉地等待着。

玛丽亚娜走出勒卢瓦裁缝店，停了片刻，呼吸着寒冷的空气。这是一家很有名气的裁缝店，顾客很多，在店里呆久了让人透不过气来。再说，玛丽亚娜已渐渐爱上了巴黎活跃的、丰富多彩的气氛，爱上了衣冠楚楚的神秘行人，爱上了这里各种各样的小行业。小个子磨刀人喊叫着走过来，厚颜无耻地盯住美丽的玛丽亚娜，将他的工具箱敲得更响，音调中带有明显的赞赏。玛丽亚娜向他微微一笑。

玛丽亚娜的贴身女仆法尼将一个玫瑰色的大纸板递给车夫。

① 现在叫黎世固街。

玛丽亚娜从小巧的手提包中掏出塔莱朗夫人交给她的采购单。她先后到朋朱尔太太店里买来了珠罗纱的花饰物，到雅克鞋店里买来了靴子，到尼托珠宝店里镶嵌了两挂夫人特别喜欢的浮雕玉石以及大粒绿松石首饰的两条链儿，然后她才到这里的勒卢瓦裁缝店来，看看夫人在十八日晚到贝尔蒂埃元帅家参加舞会的衣服做好没有。她看了看采购单，见只剩下两件事了：一是到西班牙皇后店催催女主人焦急等待着的白鼬皮大衣，二是到邮局发封信。

玛丽亚娜眼前浮现出塔莱朗夫人将这封熏得很香、打上秀丽匿名印章的信交给她时的神秘样儿。她想着不由自主地笑了笑。这封信将穿过法国的艰难道路，来到汝拉山中，去安慰流放在那儿的美男子桑·卡尔洛公爵。他的罪名是在瓦朗赛公馆小住期间同女主人打得太热火，闹得满城风雨。做情使的差事让玛丽亚娜感到开心，对她自己也稍有触动。不管怎样，这说明杰出的塔莱朗夫人对她信任的。

玛丽亚娜折起采购单。女仆法尼在车内等着她，车夫已将车门打开。她刚要上车，觉得自己的手臂被人轻轻触动，与此同时，一种快活的声音振动着她的耳膜：

“日安，小姐，您还记得我吗？”

“当然！你不是格拉舒斯·阿尼巴尔·皮奥什吗？”

“一点不错！”小伙子高兴地说，“见到您很高兴，小姐！”

玛丽亚娜看了看他那圆圆的脸，见气色很好。棕红色的蓬乱头发上戴着一顶蓝色鸭舌帽，手拿一把年轻小跑腿的大雨伞。玛丽亚娜看着，禁不住想笑。她来巴黎时，他是第一个迎接她的人。现在又见到了他，她挺高兴。格拉舒斯·阿尼巴尔见她笑了，也笑了起来。二人笑嘻嘻地互相凝视，车夫显得很气愤。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玛丽亚娜问。

“哦，我在干活，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我迟疑了好一阵才

同您搭话。您坐这样漂亮的马车，穿这样好的衣服！”

他的目光落在玛丽亚娜松鼠领的深蓝色天鹅绒短斗篷上，落在波兰式的缀着长长金橡子形流苏的无檐帽上。

“不过，”他总结似地压低声音说，“我有句话要对您讲。”

格拉舒斯的眼神使玛丽亚娜感到事关重要，她离开车子，把他拉到裁缝店的大门楼下。

“什么事？”

小伙子看了看四周，尤其是特意望了望卢瓦街与林荫大道交叉的街角。

“您看到停在小雅内特商店前的冷杉吗？”

“冷杉？”

“就是指车子！您看到了吧？”

“当然。那又怎么样？”

“车里面有个特殊人物，他跟踪您了一上午！我不能确切说出他的模样。他将领子翻起来，一直捂到耳朵上。帽子往下拉，也捂住耳朵。”

“有人跟踪我？你肯定吗？”玛丽亚娜颇不自在地问，“你怎么知道？”

“噢，因为我今天上午也一直跟着您。当您进朋朱尔太太珠罗纱和花边商店时，我就认出您啦。我在一旁等着您，只是不敢同您搭话。后来我暗暗跟踪您，想知道您住在什么地方。”他红着脸说。尽管玛丽亚娜心情忧郁，也禁不住笑了。

“我跟踪您的马车，啊，这也可以说，是您驱使我这么做！幸亏巴黎的街道被车辆堵塞，否则……我跟您跟到雅克店，又到尼托店，最后到这儿。就这样，我注意到一辆黑马车老跟在您坐的马车后面！”

“可是……他没有注意到你吗？”

格拉舒斯耸了耸肩：

“谁会注意一个小小的小跑腿呢？在巴黎，我算什么人呢？活脱的小家子弟相。至于那位坐在黑马车中的人，要是您不相信，您可以验证一下，这并不难。”

“怎么着？”

“您还要买东西或是要回去？”

“我想到西班牙皇后店，然后寄封信就回去。”

“那么，您会很容易发现的。有您这样明亮的眼睛，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格拉舒斯说着，脸比刚才更红了。“再说，我将继续护送您。只是，您能告诉我您现在住的地方吗？是奥特伊街还是沃吉拉尔街？”

“我住在瓦莱纳街，塔莱朗亲王家。”

“住在亲王家……啊！您这样被跟踪，让我更吃惊了！那个魔鬼般的拐子^①常做这类见不得人的勾当。黑马车中的人也许就是福歌手下的一个探子！”格拉舒斯又以忧郁的神情说：“告诉我，您至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吧？”

“你认为我是那家的成员吗？不，请放心，我只是亲王夫人的侍读。”

“我是很喜欢的，不过，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让保安大臣感兴趣？”

玛丽亚娜也不明白。她每天上午将前一天写好的一份报告交给一名叫做弗洛盖的男仆。尽管她是违心干的，但从未间断过。因此，更应该相信格拉舒斯所说事情的真实性。

“我听从你的建议，”她对格拉舒斯说，“我要看看这辆车

① 指拿破仑的保安大臣瘸腿子福歌。——译注

是不是真地跟踪我。不管怎样，我对你的提醒表示感谢。将来某一天你会去看我吗？”

“在亲王家？您别指望！在这种府第我能见到的，至多是总管。可是将来必要时，我会生花儿再见您的。请告诉我您的尊姓，也许今后什么时候我有什么事要告诉您，我会写，您知道吗？”他自豪地补充道。

“很好！我叫马尔卢斯小姐！”

小伙子脸上现出天真失望的表情：

“就这吗？这姓氏和您不般配！不般配！您的模样配姓孔德或蒙特莫朗西！可是，说到底，在这种事情上人们无法选择。再见，小姐！”

格拉舒斯又戴上蓝色鸭舌帽，盖住他的红头发，腋下夹住大雨伞，双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走了。玛丽亚娜想着刚才听到的话，神情有些发呆，她慢慢转回车旁，同时看了看停在小让奈特店前的那辆黑马车。车里那人没看见她刚才在大门里同格拉舒斯谈话。他大概以为她是进了勒卢瓦裁缝店，忘了什么东西，而那个格拉舒斯是来传她回府的小伙计。她象什么事儿也没有似地上了车，让法尼用一条皮毛褥子盖住她的腿。她对车夫朗贝尔说：

“现在去西班牙皇后店。”

“是，小姐。”

两匹爱尔兰骏马拉起华丽的车子，向林荫大道方向驶去，赶过了停在那里的黑马车。玛丽亚娜模糊地瞥见车里那人将车子转向丹热斯特咖啡馆的拐角，进入意大利街林荫大道。玛丽亚娜停一会儿扭回头看时，见那辆黑马车跟了上来。

玛丽亚娜让车夫将车子在一家皮货店前停下时，她又扭回头，见那辆黑马车停在一辆送货车的后面，那位追踪者进了邮

局。当玛丽亚娜的车子走进瓦莱纳街时，那辆黑马车仍在后面跟着。

“我不爱这一套，”当公馆的门房约里给马车开大门时，玛丽亚娜心里想，“这人是谁呢？为什么要跟踪我？”

她没有任何办法能知道这一点。不管怎样，这不是她日常报告中应写下的事。如果是福歇派的人，他就不会注意这件事。如果跟踪者不是福歇的人，他肯定会给“明星”^①一些指示。

玛丽亚娜这么一想，心稍微安定下来。她下了车，让法尼拿东西。她走进宽敞的前庭，然后向大理石楼梯走去，找女主人报告上午买的東西。

她的时间很紧，因为几分钟后戈塞克先生就要来给她上课了。这些课成了她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她一方面自己振作精神，另一方面也被老教师的热情所感动。刻苦学习，以便不久过独立的生活。她的脚刚踏上台阶，亲王的贴身男仆古尔西亚德向她走来，用一贯慎重的语气对她说：

“塞莱尼西姆殿下在他的书房内等着小姐。”古尔西亚德是模范跟班。

他侍奉亲王快三十年了，和他的主人在某些方面颇有近似之处。甚至某些怪癖也同主人一样。他在这里只管亲王的事，其他仆人既怕他，又敬他。他显示出某种令人陶醉的优越感，因此这位冒充马尔卢斯的小姐略带惊奇的神情望了他一眼：

“殿下？您是说……亲王吧？”

“塞莱尼西姆殿下，”古尔西亚德向前探探身，他的口角微微一撇，表示不赞同玛丽亚娜这种缺乏敬重的举止，“殿下让我通知小姐，他在等着您。您是否愿随我去。”

① 指玛丽亚娜。——译注

玛丽亚娜想到她的音乐课，抑制住内心的不满，跟着男仆来到塔莱朗书房门口。古尔西亚德轻轻敲了下门说：

“马尔卢斯小姐来了，老爷。”

“让她进来，古尔西亚德。然后你去告诉佩里戈尔夫人，告诉她我大约五点钟光景去看她，嗯？”

见姑娘进来，原先坐着的塔莱朗站起来，匆匆打个招呼，然后又坐下，指了指座，让姑娘也坐下来。他总是穿一身黑衣，但衣服上那颗闪闪发光的圣乔治勋章使玛丽亚娜想到他今天大概同俄国驻法大使库拉金老公爵一起进过早餐。书房一角晶莹洁白的古花瓶中插着悦目的暗红色玫瑰，红得发紫，但那柔软的花瓣却没有香味。房间内只有一股塔莱朗所喜欢的那种轻微马鞭草气味。一缕阳光照进来，多少缓和了锦缎挂毯的庄重感，使气氛显得亲切柔和了一些。

玛丽亚娜坐在一把椅子的边沿，几乎不敢大声出气。寂静中唯有亲王手中的笔在纸上的沙沙声。塔莱朗写完信，放下笔，抬起灰白的眼睛看着姑娘，表情冷淡而神秘。玛丽亚娜不知为什么竟有些惴惴不安。

“马尔卢斯小姐，佩里戈尔伯爵夫人看来对你极其高看，这不是一桩小小的成功，你知道吗？你使用了什么绝招赢得了这一仗。这也是一种战斗。佩里戈尔夫人很年轻，不死板。是不是因为你的声音好？”

“也许是，大人。但是，我不相信。更简单地说，我讲的是德语。伯爵夫人敏感的不是我的声音，而是因为我讲了她家乡的语言。”

“但愿是这样。你能讲几种语言？”

“四种，大人，不算法语。”

“了不得，你学了不少东西……在布列塔尼？我真不敢相